

← (上接 5 版)

社《群像》杂志刊载,并获得群像新人奖。在《且听风吟》的第一章,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主人公的自述。“我一共有三个叔叔,一个死于上海的郊外,战争结束两天之后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。唯一活着的三叔做了魔术师,在全国的温泉地巡回演出。”无疑,这是村上在作品中第一次涉及“亲人”“战争”等关键词,但这一沉重的话题未待深入,便湮没在洋溢着青春失落感的细节之中。

在现实生活中,村上也很少谈及自己的私事。他的年谱中仅仅透露出父亲出身京都的寺庙,二战期间作为士兵到过中国战场等有限的信息。直到 1996 年,在与伊恩·布鲁玛(Ian Buruma)的访谈中,村上无意说起年幼时听父亲讲述过他在中国战场的经历:

也许是亲眼目睹,也许是自己动手,总之是非常悲伤的事。(略)对于父亲,这无疑是我内心的伤痕,所以也是我内心的伤痕。我和父亲相处并不融洽,这也许是我不要小孩的原因。(《伊恩·布鲁玛的日本探访》阪急交际出版社 1998 年版)

1997 年,村上接受罗拉·米勒采访时也谈及,对自己而言,父亲讲述的战争是“记忆的遗产”。2009 年 2 月,村上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奖的获奖演说《高墙与鸡蛋》(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)中主动地公开谈及父亲。村上讲述,去年(2008 年)去世的父亲就读研究生时被征兵,参加了中日战争。村上年幼时,用早餐之前父亲总是面对佛龕长时间地祈祷。村上问过一次为何祈祷,父亲回答是“为战场上死去的人”。村上直言,从中感受到的死亡的阴影和氛围,是继承自父亲、为数不多却极为重要的东西。

时隔十年,村上以自传性随笔的形式重新审视自己所背负的历史与记忆,坦诚且详尽地讲述了父亲与战争,以及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等问题。随笔以“关于父亲我所记得的事情”起篇,首先讲述了一则幼年轶事。读小学时,村上春树曾和父亲把家中一只母猫丢弃在离家两公里远的海岸边,随后便骑着自行车回家。可是,猫竟然比他们先回到了家。后来,村上了解到父亲幼年时曾被收为养子,一年左右回到生父母家中。弃猫的故事从表面上看,与父亲年幼的经历重叠,似乎是一种巧合的叙事。然而之后出现的父亲三度应征入伍,安全生还的经历,又与猫的回归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。一旦被丢弃或面临死亡,并重新回归,猫

不再是从前的猫,父亲也不再是入伍前的父亲。另外,弃猫的行为似乎也是关于历史记忆的隐喻,即使选择遗忘、抛弃,也无法彻底消除,甚至会出乎意料地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。

村上的父亲共有兄弟六人,其中三人曾应征入伍。除父亲之外,一个在缅甸战场差点丢了性命,一个被编入预科特攻队,侥幸生还。经历过特攻队的叔叔看见京都街头的右翼宣传车,总要教训年轻人:“你们这帮蠢货,根本不懂真正的战争,才会这么胡说八道……”村上为何在《且听风吟》中进行虚构,让主人公说一个叔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死于上海郊外呢?显然,这并非村上实录亲人的经历,而是通过虚构亲人战死的情节,纪念父亲每天早晨为之祈祷的那些战死者。

在随笔《弃猫》中,村上讲述了自己为何长期以来不敢触碰父亲从军经历的原因。还在读小学低年级时,村上听父亲讲述了在战场处决中国战俘的事。日本军方为了让新兵尽快适应战场,下达了违反国际法的处决战俘的命令。“父亲的回忆中,军刀砍掉人头的残忍景象,无疑强烈地映在我年幼的心里。”在长篇小说《刺杀骑士团长》中,“我”的同学雨田政彦的叔叔经历了中日战争,被命令三次以军刀砍杀战俘的头颅。这部分描写便是直接来源于村上亲耳听闻的父亲的亲身经历。

村上还找到了父亲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俳句,其中一首是“身为兵卒亦为僧,无言向月手合十”。战争结束后,父亲将早晨的诵经作为“功课”,并告诉年幼的村上,自己为战争中死去的战友以及交战方的中国人诵经祈祷。少年村上听后没有继续追问。村上回想当时的情形,并非因为父亲的阻止,或许是“我自己内心有一种抗拒继续追问下去的某种东西”。究其原因,也许是因为村上原先一直以为父亲隶属于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连队,即南京大屠杀中最先攻进南京的先锋部队。父亲去世后,村上详细调查了父亲的从军资料,发现父亲原来隶属于同一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连队。而且,父亲于 1938 年 8 月 1 日加入连队,距离日军 1937 年 12 月攻陷南京已经过去了大半年。得知这一真相,村上才终于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。此后,1941 年村上的父亲第二次被征召入伍,由于尚在京都市帝国大学就读,被视为未来的国家栋梁而免除兵役,而他隶属的第十六连队在缅甸几乎全军覆没。父亲第三次入伍是 1945 年 6 月,在日本国内服役,仅两个月后日本战败。战后,村

上的父母结婚,1949 年村上春树出生。

2019 年 6 月 6 日,《朝日新闻》刊登了学者、翻译家迈克尔·艾梅里克(Michael Emmerich)的文章,标题为《村上春树 超越个人史》。艾梅里克认为,“谈到父亲时,村上并非要讲述自己个人的故事,也并非要追溯自己的作家经历。而是身为作家去冷静地把握,在更深之处,我们勉强能抬起头在激流与漩涡中隐约可见的,宇宙的残酷的偶然的例子”。艾梅里克指出,村上的随笔并非个人史,而是充满偶然的世界的真相。翻译家鸿巢友季子也在文章《关于村上春树的〈弃猫〉》(《文学界》2019 年 7 月号)中指出,村上在与芥川奖女作家川上未映子的对谈中提到,写作仿佛一栋房子,地下一层是“自我”“父母兄弟”“创伤”,地下二层是村上文学的重点,属于潜意识领域的题材。“以前的村上为了进入地下二层,总是避开视线,不去看日本现代文学的私小说性的主题。”如今,村上终于产生了观看地下一层的念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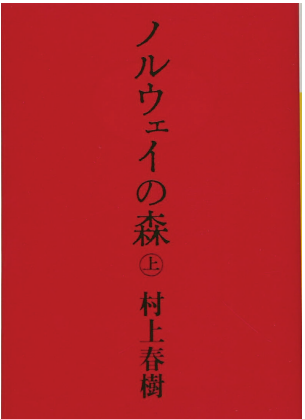
村上在随笔《弃猫》中详谈父亲的战争经历,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两点原因。首先,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第一部、第二部问世以来,作品中关于纳粹德国人侵奥地利、日本的侵华历史以及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描写,引发了广泛关注,是村上较为深入地触及历史的作品。详细讲述父亲留给自己的“记忆遗产”,有助于阐明作品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。其次,2019 年五月一日,日本改用新年号“令和”,日本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。笔者相信,村上在这样的时间点讲述战争记忆,出自一种责任与良知,意在提醒国民正视历史。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经历了昭和、平成,于今年迎来令和这一新的时代。但是,战争的责任并未清算,历史的重负并未消失。在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的当下,追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显得尤为必要。

顺便提一下,村上作品中有许多涉及中国,但在《奇鸟行状录》之前,大多不涉及战争记忆。村上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题为《去中国的小船》。他在访谈中这样说过:“我是在神户长大的。神户华侨非常多。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。就是说,从小我身上就融入了中国因素。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,时常对我讲起中国。在这个意义上很有缘份的。我的一个短篇《去中国的小船》,就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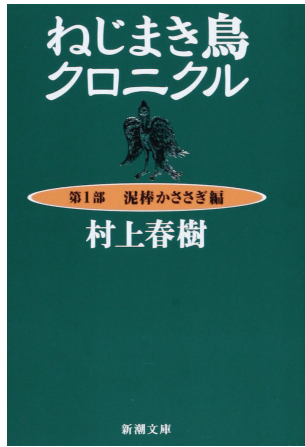
(下转 7 版) ➡



◀ 海边的卡夫卡



▲ 挪威的森林(上)



▲ 奇鸟行状录



▼ 挪威的森林(下)



▲ 且听风吟



▲ 去中国的小船

◀ 新潮文库版《刺杀骑士团长》